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十一回 訪桃源老翁逢煙妓 逛名園主筆遇仇家

前書說到倪伯和在樂行雲院中飲酒，因要親王熙鳳的嘴，撲了個空，連人帶椅，跌到在地。曾壽伯等上前攙扶，見他口吐白沫，雙目緊閉，頓時大驚失色。看官門休得驚慌，倪伯和並未跌壞，因他上了些年紀，素有痰疾，此日飲酒過多，胃中容納不下，他身子倒地時，痰酒一齊湧將出來，腦筋一亂，覺得頭昏目眩，開眼不得。眾人七手八腳將他扶起，阿林寶遞過一把熱手巾，壽伯替他抹去了面上塵土，口角痰沫，又要一碗鹽湯給他喝了，才覺略為清醒。王熙鳳忍著笑，向他千對不住萬對不住的賠罪，眾人都含笑看著他。伯和自知方才得意忘形，鬧出笑話，此時不勝羞愧，假充沉醉，低頭閉目，不作理會。眾人知他住在孟淵旅社，離此不遠，都勸伯和送他回去了再來，行雲也不願意留這醉漢在座，恐他再嘔吐出來，糟蹋地方，情願教自己包車拖他回寓。壽伯聽了，便與一個朋友，叫尤儀美的，攙伯和下樓，坐著樂行雲的包車，緩緩的拖出清和坊。曾、尤二人在後相隨，也算伯和有福，初來上海，便得乘坐這一部時髦信人的嶄新三彎頭橡皮包車，在大新街大出風頭。路人見伯和土老兒般的人，坐著這部包車，都覺十分詫異，嘖嘖稱奇不已。伯和也自知不配坐這部包車，因自己身子臃腫，此車坐身狹小，坐下去很不舒服，只因裝作酒醉，只得由他們調度。到了孟淵旅社，曾、尤二人扶他下車，送進裡面，命從人服侍他睡下，才談笑著回轉行雲院中，重複開懷暢飲不提。且說倪俊人這天傍晚時，也曾到過孟淵旅社，伯和的從人回說，主人已與一個姓曾的出去了，俊人知是壽伯，便命從人侍他回寓，說我來過了，從人答稱曉得。俊人出了孟淵旅社，徑往小花園留春總會，找尋一個朋友，這朋友正又著麻雀，見了俊人，便說：「方才我已替你接頭過了，目下上海這班新劇家，身價已非昔比，在先只消每人開消他兩角小洋車資，吃一頓白飯，都情情願願，做雞做狗，由你分派。如今有了安身之處，都目空一切，忘卻本來面目，我也不願意請教他們。恰巧有一班人，昨兒才由嘉興回來，聽說隔幾天就要到寧波去演戲，我與他們領班的一談，後天日夜戲價，他知是你的事，也不敢多要，只消兩元梳頭費，十元班底，五元布景費，社員每人小洋五角，吃兩餐飯，准日夜排演家庭新戲，還可外加江北空城計，改良打棍出箱。我因他索價不賈已代你答應下了，後天早晨十點徑到徐園，他們的飯菜可要預備的。」俊人應道很好，又問聽說江北空城計是什麼東西？那人笑道：「那是他們告訴我的，我也不明白是什麼東西呢。」俊人大笑，向這朋友稱謝而出。回轉卡德路公館，告訴姨太太新戲業已定好，姨太太聽了，喜不勝言。次日俊人親到徐園，佈置一切，足足忙了一天，伯和那邊並未去過。伯和在棧吃罷飯，等等俊人、壽伯二人一個也不到，自己很覺納悶，便喚茶房進來，問他上海地方有幾處可以玩玩。茶房笑說上海可玩的地方多呢，茶坊、酒肆、戲館、書場，不可勝數，還有張園、愚園兩處花園，客人若愛嫖，有長三么二野雞花煙館半開門等去處，都可以玩玩的。伯和笑道：「那些混帳地方，我這麼大年紀，還去玩他則甚！若說茶坊酒肆，一個人去，又很沒情趣。張園昨兒已經去過，並無可觀，料想愚園也大略相似，還是聽戲罷。」茶房也說果然聽戲好，恰巧今天是禮拜六，各處戲館都有日戲，新新舞台的戲很好，客人何不去看看。伯和道：「新新舞台在什麼地方？」茶房道：「在二馬路。」伯和道：「二馬路又在什麼地方呢？」茶房笑道：「這裡是三馬路，前面一條便是二馬路了。」伯和搖頭道：「難難。我上海的路一條都不認識，如何是好？」茶房道：「這個客人不消愁得，上海不比別處，一出門口便有車叫，只要身邊多帶些錢，無論何處，向車夫說了，他們都認得的呢。」

伯和點頭稱是，當下便取出一百個銅元，攏在袖內，吩咐從人，若有人來找我，回他到新新舞台看戲去了。出得門來，見一部黃包車停著，伯和叫他到二馬路新新舞台，車夫知他不識路徑，要他一角洋錢，伯和還他八十文，坐上車，那車夫先拖他朝東走，走了一段，轉變向南，又折向西走，一會兒又朝北奔，伯和坐在車上，暗想上海人走路原來愛兜四方圈子的，到了新新舞台門首停下，給過車資，伯和昂頭，見黑板上日戲價目，寫著起碼八十文，暗說好便宜的戲價。這時有一個穿灰色布棉袍的人，上前招呼，問他可是看戲。伯和見他手中拿著幾張戲票，知是賣票的，便說正是。那人又問幾位？伯和道：「一個人。」說時數了八個銅元，向他買一張起碼，那人聽了，理也不理，回身便去招呼別人。伯和勃然大怒說：「這賣票的豈有此理，黑板上明明寫著起碼八十文，他為什麼不賣給我呢？」

旁邊有個人知他不諳戲館章程，告訴他說，賣票的手中只有包廂正廳票，起碼要在櫃台上買的。」伯和方才明白，便在櫃上買了一張起碼票，到得裡面，見這所在離戲台很遠，而且又偏在一邊，初進去覺得眼前烏漆漆的，看不出座位，定了一定神，才看見有個空座，卻在一個婦人旁邊，別處都已擠滿。伯和無奈，只得挨上去坐了。忽然有個茶房走來，問他茶泡紅的淡的？伯和要紅茶，那茶房送茶時，隨帶一張戲單，鋪在他面前。伯和掏出兩枚銅元，給那茶房，那茶房說要一角小洋，伯和跳起來道：「怎麼茶錢比戲錢貴了？」那茶房指著戲單道：「客人請看，茶錢樓上樓下一例的。」伯和見戲單上明明印著香茗每壺小洋一角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再添了十個銅元，口中連說晦氣。一面看戲台上正做龍虎鬥。座旁那個婦人，偏說是關老爺殺張飛。伯和忍不住好笑，見那婦人年紀約在三十左右，粗眉大眼，面上粉撲得雪白，兩頰上胭脂紅得十分可愛，頭上戴滿了花朵，一陣陣香風撲鼻，身穿寶藍花緞棉襖，月白色中衣，下面金蓮是大是小，因人擠得多了，而且下面暗黑，故此看不清楚。在她旁邊還有一個娘姨打扮的老媽子，嘻著一張皺臉兒，也說今兒的張飛比前幾天的張飛更難看了。伯和聽他們講的是一口揚州白，知他們也和自己一般是客邊人，想到萍水相逢，盡是他鄉之客，不免有些同病相憐，當下便告訴她，這戲中並無關老爺、張飛在內，紅臉的乃是趙匡胤。婦人聽說，向他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哦，原來是趙匡胤。當年有個趙匡胤送妹，大約便是他老人家了。」

伯和道：「對咧。」那老媽子聽了，也說：「我也這般想，記得關老爺還比他胖些呢！」伯和笑道：「胖瘦乃是扮的人，與戲情不相干的。」那婦人也笑說：「這位老爺的話不錯，胖瘦原不相干的。還沒請教老爺貴姓？」伯和說姓倪，那婦人便叫倪老爺，伯和十分得意。那婦人意欲倒茶給伯和喝，因自己沒泡茶，只得把伯和的茶倒了一杯，奉與伯和，伯和接時，見她手底心胭脂染得鮮紅，不由的心中一動，暗想昨夜那個王熙鳳，雖然打扮得比她時髦，似乎還不如她穩重，不料今兒在這兒看戲，有此奇遇，因即問她名姓。婦人說姓王，名喚金寶，住在後馬路盆湯弄。老媽子是她乾娘。伯和聽了，不覺肅然起敬。金寶也曲意承迎，伯和好生歡喜，見旁邊許多人向他觀看，心中占量這班人都在羨他的豔福，暗說你們莫瞧我老頭子不起，我在湖南地方，也是有財有勢的呢。不一會戲文完了，伯和還端坐不動。金寶道：「倪老爺我們一塊兒走罷。」伯和道：「天快黑了，我們既在裡面，何不帶看了夜戲回去。」金寶笑說：「看夜戲仍要買票的呢。」

伯和聽了，慌忙站起道：「原來看夜戲要另外買票的，我還道和日戲一起的呢。」說著出了戲館，伯和借光偷眼看金寶那雙小腳，約有五寸半光景，穿著藍竹布襪兒，墨綠幫繡花弓鞋，足尖蹺得高高的，腿上還纏著一副大紅紗帶，把褲腳管扎住，大有北地胭脂氣概。伯和暗暗喝采，金寶見他呆看，便把棒槌般的玉手搭在他肩頭道：「倪老爺沒事，何不到我家去玩玩。」伯和早有此意，聽她一說，喜不自勝，沒口的答應說好。金寶即忙喚了兩部黃包車，講明四十文到後馬路盆湯弄，他與老媽子合坐一部，在前引路。伯和獨坐一部，跟隨在後，沿著大馬路一直朝東。伯和坐在車上，放眼看馬路兩旁，行人如織，那電車、汽車、馬車，更掣電追風般的往來不絕。伯和深恐自己與金寶的車輛相失，故此時時留心前面，卻又恐後面汽車、馬車相撞，因此不住的回頭觀看，一個人照前顧後，好不忙碌。黃包車在湯湯弄口轉彎，不多路已到金寶門首，伯和下車，搶著替他們給了車錢，金寶的乾娘讓他裡面坐。伯和抬頭一看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只見她這屋子，乃是一開間的沿街門面，堂中擺的一張白木桌，桌底下橫七豎八放著幾條板凳，有半條拖出外面，坐著一個比金寶乾娘年紀更大的老媽子，一雙手塞在馬甲縫裡，哭喪著臉兒，兩眼不住的觀看街上來往行人。靠門口幾條凳上坐幾個與金寶年紀相仿的女人，都打扮得花枝一般，有的低頭自做活計，有的蹺起大腳，手拍著腿兒，高唱揚州小調。對門隔壁幾戶人家，都與此間相仿，一般的門口坐著婦人，三個五個不等。伯和暗說奇怪，這般冷天，那班人難道還坐在門口乘涼不成，看來有些形跡可疑，而且自己與他們非親非戚，無故擅入人家，給他們男子拿住了，可不是頑的。想到這裡，很覺

猶豫不決，不敢進內。經不住金寶和她乾娘兩人，一前一後，推推挽挽，把他一直拖進房內，房中十分黑暗。金寶慫恿讓他在床沿上坐下，伯和覺得一股咸膾腥氣刺鼻，還有一股臭氣，很是難聞。金寶的乾娘七忙八亂划洋火點燈，伯和見房中地位狹小，陳設毫無，自己坐的那張床，床前安著一隻矮幾，幾上擱著洋燈，那一邊還有一隻淨桶，此外別無他物，伯和更覺疑惑。暗想這地方不像個住家模樣，聽說上海地方有幾處借著女人做圈套的，我初到此間，不可上了他們的當，還以出去為妙。想著站起身意欲走時，金寶慌忙攔住說：「倪老爺哪裡去？」

伯和道：「這時候天快黑了，我還有正經未乾，故此不得不回棧房去。」金寶道：「天黑不打緊，老爺既來了，何不坐一會兒走呢。」伯和道：「遲不得，改日再來罷，今兒有擾了。」金寶道：「那卻不打緊，不過今兒的錢，請老爺付了去。」伯和驚道：「我並沒欠你的錢埃」金寶笑道：「並不是老爺欠我們的，不過我們這地方非錢不行，老爺既賞光到我們這裡來了，多少須要賞幾個錢兒。我們吃了這碗飯，也是沒法，有了客人，沒錢是不能交賬的。」伯和聽了這幾句不明不白的話兒，更覺詫異道：「你們吃的又是什麼飯呢？難道天天吃大菜的？」金寶聽說，笑著把伯和的鬍子捻了一下道：「我們吃的是什麼飯，你老爺自己看罷，難道還不明白嗎？」伯和恍然大悟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你們這裡起碼要多少錢？」金寶道：「那卻沒一定，三塊五塊十塊八塊，由老爺賞賜便了。」

伯和聞言，吃驚非小，暗說糟了，方才我出來只帶得一百個銅元，除坐車用去八十文，看戲用去八十文，泡茶用去一百二十文，到這裡來時兩部車又花了八十文，如今一古腦兒只剩得六百四十文錢，怎夠開銷，因道：「這筆錢拜煩你上一上帳，待我改日送來何如？」金寶躊躇道：「這事如何使得。」伯和道：「實不相欺，我身邊只有六百四十文錢，只恐不夠，如何是好？」金寶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便拿出這六百四十文錢罷，少幾個我給你貼補便了。」伯和聽說，喜出望外，慌忙掏出那包銅元，遞給金寶，金寶接過，一五一十數足了六十四枚，揣在懷中，笑嘻嘻向伯和道了謝，還說倪老爺改日沒事請過來坐坐，我們這裡待老客人是格外克己的。伯和更不回答，回身便走，奔到街心，見金寶也跟著出來，倚在門口，帶笑向他招手。伯和不覺倒抽一口涼氣，喚一部黃包車坐了，回轉棧中。只見他從人正與一個人講話。伯和見是壽伯，好生歡喜，一面命從人拿六個銅元去開銷車資，一面問壽伯什麼時候來的？壽伯笑道：「我來得還不滿一分鐘呢。今天飯後，本要請老伯聽日戲去的，不料早上我們都督接到了北京政府來的一封信，說要將上海軍政府撤銷，還要召都督北上，故此我們都督喚我去商酌善後事宜，這時候才議罷出來，不料老伯已看過日戲了。」

伯和道：「正是呢，我因等你許久不來，才到新新舞台看日戲的。」壽伯道：「今兒的日戲好長啊，這時候才散常」伯和聽說，臉一紅道：「果然散得遲了，但不知將來軍政府裁撤之後，你們還是到北京去謀事呢？還是仍留上海？」壽伯道：「為了這件事，我與都督也曾大費研究。因軍政府裁撤之後，飯碗落空的人一定不少，若將這班人如數帶往北京，連都督自己還未決定主意，焉能得這許多位置，安插那班私人。若將這班人丟在上海，又覺於心不忍，還恐他們大吃大做了，一旦鬧出事來，連累都督。好在此輩在軍政府成立期內，都已吃得飽飽的了，料想閒散十年八年，還不致生事，故此都督決意獨自北上，我與幾個同志，代他料理善後各事，一時不能遠離上海。恰巧老伯在此，我們趁此可以多盤桓幾天了。」

伯和道：「那卻再好也沒有。只恐你有事在身，抽不出空，若為著我在這裡，要你陪我玩，累你誤了公事，那可決決使不得的。你若有事，盡可請便。好在我獨自一人，也能找戲園子去聽戲散心的。」壽伯道：「這個不妨。所說善後，不過名色而已。其實軍政府辦事，一塌糊塗，莫說善後，連前也萬萬善他不了。況且都督一時還不走，一則因三妻四妾伴慣了，脫不了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兩句古話，怎捨得子身就道。二則還有一件事未了，這事大約一二日間即可著手，將來老伯的看戲東道，都由小姪擔承便了。」伯和道：「沒頭沒腦，什麼事啊，又與看戲東道什麼相干？」壽伯笑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，今夜我請老伯到王熙鳳院中吃酒，一則為昨夜老伯壓驚，二則也算作一個現成月老，將來還要叨擾老伯的喜酒呢。」伯和聽說，笑了一笑：「你莫混說罷，我這麼大年紀了，難道還去乾這個把戲嗎！」

壽伯道：「那原是逢場作戲之事，又不要你老人家真的去嫖她，不過攀了相好之後，將來隨時可以去坐坐談談。有時在席面上叫叫局，不致央人家庖代。若說要你老人家真去落水，小姪萬不敢，想老伯也決不至此。今天仍是小姪的東道，請你老人家不必推辭了。」伯和笑而不言。壽伯催他快走，伯和即忙開了竹箱，取出一件品藍色摹本緞灰鼠皮袍，一件天青緞對襟大袖洋灰鼠出鋒皮馬褂，一雙鵝黃色套換上，又在網籃內找出一雙三套雲頭的鑲鞋穿了，才隨著壽伯搖搖擺擺的向三馬路王熙鳳家而來。一路行著，伯和問壽伯今天還有那幾個客？壽伯說：「仍是尤儀芙、胡復漢、談國魂、李美良、吳楚雄等五人，他們與我一同出城的，大約已先在那邊了。」伯和知是昨夜那幾個寶貨，心中暗忖我今兒決不能再上他們的當，灌下許多黃湯，鬧出笑話，惟有滴酒不飲，方為上策。正想著，忽聽壽伯說到了，伯和站住，見是沿馬路的石庫門，中間吊著王熙鳳的玻璃招牌。跨進門口，已聽得房中多人說笑。有一個人說「少停歇拳時，須叫倪老兒排莊，我們車輪戰，非得灌他一個原貨出口不止。」又一個人接口道：「少說些，提防快來了。」

話猶未畢，果然相幫的高喊客來，王熙鳳撩起門簾，說倪老爺、曾二少來了。儀芙聽說，探頭出來道：「原來倪老伯來了，我們已等候許久咧。」說著伸手挽著伯和袍袖，說請進來罷。伯和才跨進門，眾人便一陣大笑，說今天倪老伯穿得好體面行頭，大約是預備做新貴人來咧。伯和不覺臉上一臊。壽伯忙說：「列位放尊重些罷。」又向伯和道：「老伯莫聽他們的話，這班人都是胡鬧慣的。」伯和也笑道：「不打緊，愈鬧愈有興致。」王熙鳳見伯和穿著大袖馬褂，便道：「倪老爺可要寬衣？」伯和道：「使得。」一面寬下馬褂，王熙鳳親自摺好，開了衣廚，放入裡面。伯和見她櫥中衣服堆得滿滿的，都是顏色鮮明，非綢即緞，不覺暗暗吐舌道：「不料一名妓女，竟有這許多衣服。在我們湖南，便是大家閨秀，也不及她萬一。人言上海人奢華，果然大有意思。想到這裡，頗為感慨，便在外國靠椅上坐下。早有娘姨送茶紋手巾過來，伯和拭罷面，王熙鳳又將一隻高腳玻璃瓜子盆端在伯和面前，柔聲道：「倪老爺請用些瓜子。」

伯和因門牙脫落，不能嗑瓜子，今見熙鳳勤殷奉勸，卻之不恭，只得抓了一把。熙鳳又開廚取出一支金水煙袋，奉與伯和。伯和此時一手執著茶杯，一手抓著瓜子，兩隻手都不得空，頗覺進退為難。幸得所抓瓜子無多，那幾個手指頭尚能活動，便用三個指頭去接熙鳳手中的煙袋，誰知今天這枝水煙袋，乃是金的，不比昨夜樂行雲院中銀水煙袋分量輕，熙鳳一脫手，伯和便覺得手指頭上一沉，恐他墜落，忙用力捻住，誰知指上一使勁，不由的手掌一鬆，只聽得淅淅落落一陣響，瓜子已散了一地。伯和暗說慚愧，即忙站起身軀，把茶杯放在放椅上，俯身拾取瓜子。熙鳳忙說：「倪老爺，不必拾咧，盆子內還有呢，地下的叫娘姨掃去罷。」

那娘姨聽了，即在房門後取出蘆花帚，將地下的瓜子掃開。熙鳳見伯和還滿臉紫漲，彎腰曲背的站著，便道：「倪老爺請坐罷。」伯和聽說，重複倒身坐下，忽覺尊臂下有個硬邦邦的東西一碰，便聞喀嚓一聲，頓時熱氣騰騰，水流滿地。伯和不覺直跳起來道：「啊呀不好了。」壽伯等一班人，正圍著熙鳳的大姐阿金姐取笑，聽伯和一聲怪叫，都吃驚非小，慌忙過來觀看，卻原來伯和把一隻茶杯放在椅上，坐下時忘卻取起，將茶杯坐碎，而且沾了一屁股的水。眾人見了，又是一陣哄堂大笑。伯和更覺羞愧，壽伯恐他難受，忙命娘姨們排席，自己拿了一疊局票，叫眾人叫局，多多益善。忙碌了一會，局票寫完，檯面已排妥，壽伯便請眾人入席。仍是伯和上坐。今天伯和處處留意，門面杯照例敷衍幾口，不敢多飲。雖經眾人竭力相勸，伯和終以量窄為辭，因此眾人竟奈何他不得。熙鳳也向伯和附耳道：「倪老爺今晚飲酒，千萬不可過量，他們早已議過，要灌醉你，少停若教你豁拳，你更不可聽他，他們人多，你只一個人，便是豁個平手，他們一人一杯，你卻要六杯呢。」

伯和進院時，早已聽得明白，及聞熙鳳之言，心中十分感激，便帶笑向她點頭。儀芙眼快，看出他二人的舉動，嚷道：「王熙鳳靠不住，有恩情話何不到床上去講，卻在眾目昭彰之地，說些什麼，你把這許多迷湯灌下去，仔細將倪老伯灌酥了呢。」熙鳳釘了儀芙一眼道：「尤大少偏有這許多促狹話，什麼迷湯不迷湯，我們是不懂的。」儀芙道：「懂也罷，不懂也罷，來來來，今天是

倪老伯的吉期，我們各人奉他一個合盞杯。」眾人聞言，都說贊成。伯和著慌道：「不不不可不可，小弟量狹，昨兒已經丟丑過了，今天萬不能再多飲酒。況且小弟上了些年紀，素有痰疾，昨兒也因飲酒過量，故此咳嗽了一夜，今天只可心領各位的情，決不敢再飲，還求諸位原諒。」李美良道：「不飲何妨。記得古人有言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倪老伯今天一杯不飲，明明是不把我們當作朋友了。」伯和忙道：「這這這個小弟決決不敢。既然李先生如此說，小弟敬領一杯便了。」儀芙笑道：「那才不愧前輩先生。」說著滿滿的斟了一杯，奉與伯和，伯和一飲而盡，眾人齊叫一聲好。儀芙又滿斟一杯道：「今天為倪老伯合盞之期，理宜飲一個成雙杯，以取吉兆。」眾人說：「此言有理。」伯和無奈，只得再呷乾了。儀芙笑道：「我的責任完了。」美良道：「且慢。目今世界大同，共和主義，倪老伯應該一視同仁。剛才既已飲了儀芙兄的賀酒，決不能不領我們的情，我們不多不少，每人敬一個成雙杯，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」此言一出，眾人齊聲附和，伯和紅漲了臉道：「這個要求諸位原諒，小弟萬萬喝不下了。並非不領諸位的情，實因小弟力不足也。」美良只是搖頭，在儀芙手中接過酒壺，滿滿的斟上兩大杯，口中不住說快來乾了罷，不用客氣咧。急得伯和滿頭是汗，打恭作揖道：「請李先生饒了我罷。」

旁邊壽伯看得十分過意不去，站起身來道：「美良兄聽我一言，這位倪老伯年紀大了，而且又有痰咳之疾，多飲了酒，於衛生上大大不宜，兄弟斗膽，這兩杯代他喝了。餘下諸位，都由倪老伯心領，兄弟代懇一個情何如？」說罷，把兩杯酒一口一杯的呷乾了。美良還不肯依，恰巧他相好的妓女妙玉樓來了，無心再與伯和胡纏，假意說聲只此一遭，下不為例，便回身同著妙玉樓搗鬼去了。這邊眾人各向自己的相好尋歡取樂。壽伯雖是主人，卻教熙鳳陪著伯和，自己仍叫樂行雲的局。伯和今天裝得十分穩重，一則鑑於昨夜的覆轍，二則恐眾人向他取笑，自己不是這班滑頭少年的對手，故此除卻與熙鳳談些閒話之外，連手腳也不敢輕動。熙鳳也知他是個靠得住戶頭，便放出那欲取姑與，不即不離的手段，弄得伯和又愛又敬，當她是個天仙化人一般。直到席散之後，猶戀戀不肯歸去。被壽伯三番五次催促，才沒精打采的回寓。次日乃是俊人家喜事，一早便有馬車到孟淵旅社來接伯和。伯和仍穿著昨夜那套衣服，坐了馬車，徑到徐園。俊人的幾個知友錢如海、魏文錦、趙伯宣等，都在那邊幫同接待賓客。伯和與他們都已會過，寒暄幾句，略坐一會，自往園中各處遊玩。這天雖是小孩彌月，算不得什麼大喜大慶，但俊人為著此事，已經營許久。一則因他這位姨太太娶已十年，此遭還是頭生，不能不做些場面，以博她的歡心。二則雖然多用些錢，也是自己的面子，故此竭力鋪張，諸如灘簧戲法髦兒戲新劇影戲等類，無所不備。因時候尚早，有些擔子送到，人還未來，惟有幾個新劇家卻來得很早，有的穿著破棉袍，有的穿著醬油色的竹布長衫，正坐在布景帷中，咬瓦片餅吃。看他們說說笑笑，好生得意。

伯和十分詫異，暗想聽說做新戲的都是些學界中人，良家子弟，因人民程度不齊，社會教育不廣，所以現身說法，要收那潛移默化的效果，定是一班有心於世道人心之流。但這幾個新劇家，披頭散髮，不男不女，衣衫襤褸，還可說是君子固窮的本色，無如他們舉動輕狂，言語粗率，一面孔邪氣，既不像讀書種子，更不像有心人物，所謂未能正己，焉能教人，看來教育社會，啟迪人民一語，無非是自欺欺人而已，焉能教人，看來教育社會，啟迪人民一語，無非是自欺欺人而已。正想著，忽見對面廊下，日光映著兩個人形。伯和走近一看，原來是兩個絕色女郎，正湊在窗櫺上，偷看那班新劇家。見了伯和，嚇得飛也似的跑了。伯和笑了一笑，仍回廳上。這日午前來客並不甚多，大都是倪家親戚，以及幾個好友的內眷。俊人那位姨太太，今天打扮得花團錦簇似的，只因避著風故而坐在暖閣內，有她要好的幾個姊妹相伴。二姨太太無雙，在行仁醫院中差人來說，有她要好的幾個姊妹相伴。二姨太太無雙，在行仁醫院中差人來說，因身子不爽，不能前來。姨太太與她素來不睦，俊人也知她別有隱衷，因此並不相強。

如海的夫人薛氏，在諸家內眷中，素以能幹著名，俊人便請她招待女客薛氏帶著秀珍、秀英兩個女兒趕早先到，他與姨太太本來相識，姨太太產後乏力，也將全權托付了他，因此薛氏呼奴叱婢，指揮下人，十分忙碌。秀珍姊妹得空便去偷看一班新劇家，不料被一個有鬍子的老兒碰見，嚇得逃了回來。飯後來客漸多，到兩三點鐘之間，已是車水馬龍，絡繹不絕，真有賓至如雲，高朋滿座之概。那時灘簧髦兒戲新劇俱已開場，分設三處，以便各人隨意觀聽。秀珍姊妹，不消說得，自然專看新劇。秀珍今天又愛上了一個做小生的新劇家，這人年約二十餘歲，面如敷粉，生得比金老五更美，惜乎不曉得他名姓，心中很為納悶。忽見適才那個老兒同著俊人進來看戲，嚇得別轉頭去，不敢再看。俊人因記著前夜那個友人所說江北空城計，改良打棍出箱，故此拖了伯和進來看個究竟，原來戲中有一個江北車夫，與一個揚州廚子，沒事打諢，車夫使著江北腔唱空城計，廚子也打著揚州調唱打棍出箱，便算是江北空城計，改良打棍出箱。俊人看了，幾乎絕倒，連說該死，重複走出外面，恰值外面來了一個闊客，趙伯宣在廳上陪著。那人一見俊人，慌忙丟下雪茄煙，作揖道喜。俊人還理不迭道：「難得戈誦翁光臨，真乃小弟三生之幸。」